

想想真是悲惨啊！过去天



管家琪
陪你
读经典

看古代神探办案——

包青天奇案

管家琪◎改写



海燕出版社

锦衣卫食惯了的富家子，在伤势稍
微好转些之后，一方面忧虑不知道
包青天能不能宽恕大错，一方面也

管家琪
陪你
读经典

看古代神探办案——

包青天奇案

管家琪◎改写

藏书专用章



海燕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16-2014-127

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予简体中文版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看古代神探办案：包青天奇案 / 管家琪改写. — 郑州：海燕出版社，2014.5

(管家琪陪你读经典)

ISBN 978-7-5350-4963-6

I. ①看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5755 号

选题策划：张桂枝

责任编辑：何凯宁 车 飞

责任印制：邢宏洲

责任校对：李培勇

整体设计：彭宏宇

出版发行：海燕出版社

地址：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

邮编：450008

电话：0371-65734522

经 销：河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6 开 (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)

印 张：9.5 印张

字 数：95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目

录

- 001 夺伞
- 006 破绽
- 014 贤妻
- 022 哑子棒
- 027 识途老骡
- 033 血衫叫街
- 040 画轴里的秘密
- 046 乌龟告状
- 054 冤狱
- 062 乌盆记





071 寿命之争

074 审石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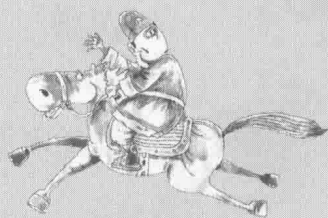
083 屈杀英才

089 废花园

099 冤魂之诉

105 金手镯

122 假驸马





夺 伞

有一个人，名叫罗进贤。有一天，下着大雨，他刚好必须出去办事，只好打了一把伞出门。

走到后巷亭时，一个人站在屋檐下喊他：“喂，老兄，帮我一起撑一撑吧。”

这人名叫邱一所，是有名的市井无赖，最会用花言巧语来骗人。不过罗进贤不认识他，否则恐怕根本就不搭理他了。

罗进贤皱了皱眉头，不情愿地说：“雨下得这么大，你出门怎么不带伞呢？”



邱一所说：“我本来有带伞呀，刚才被朋友借走了，他叫我在
这里等他一下，可是我现在临时想起来有事要办，急着要走，
你就帮我遮一下吧。”

“雨这么大，一把伞怎么遮得下我们两个人？”

“哎哟，帮帮忙嘛！瞧你也是一个读书人的模样，不会没有
这么一点助人、容人的雅量吧？”

罗进贤一听对方这么说，不好意思再推拒，只好勉强让那人
挤到伞下来。

走了一段，到了南街尽头，出现了两条路。这个时候，雨刚
好也停了。罗进贤正想要收伞，没想到邱一所的动作比他要快得多，
已经一把抢过伞，还嬉皮笑脸地对罗进贤说：“我要从这条路走了，
你从那条路走吧！”

罗进贤愣了一下，随即生气地叫道：“把伞还我呀！”

邱一所笑道：“急什么？明天再还你就是了。”

“你这个无赖！”罗进贤真的火了，瞪着邱一所骂道，“难
道你想抢我的伞吗？”

邱一所一听，干脆无赖到底，居然回骂道：“谁说这是你的伞，
这明明是我的伞，快滚吧！”



罗进贤气坏了，上前扯住邱一所，不让他走，并且拼命把邱一所扯到包公衙门去。

包公问罗进贤与邱一所：“你们要怎么证明伞是自己的？有做记号吗？”

两人都说伞是小东西，怎么会做记号。

包公又问：“借伞的时候，可有别的人看到？”

罗进贤说没有，邱一所却说：“他在后巷亭向我借伞时，有



两个人看到了，只是我不认识那两个人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恐怕得请大人派人去找。”

包公接着问道：“这把伞的价值多少？”

罗进贤回答：“是一把新伞，价值五分。”

包公大怒道：“为了区区五分钱的东西，也敢来打搅衙门！”遂令左右把伞扯破，一人分一半，然后把两个人统统赶了出去。

之后，包公又悄悄嘱人跟在后头偷听，看看罗进贤与邱一所两个人出了衙门之后，都说些什么。

一会儿，差役回来报告：“一个人骂老爷糊涂，不明事理；另外一个人则对骂老爷的人说，活该，谁叫你非要跟我争伞！”

包公立刻下令：“去把他们抓回来！”

两人被抓回来之后，包公大声问道：“刚才是谁骂我？”

邱一所马上指着罗进贤道：“是他！是他！”

差役也指证，方才确实是罗进贤骂包大人。

罗进贤吓得脸发白，发着抖拼命解释：“我……我不是存心要说老爷什么，实……实在是……觉得冤枉……”

骂了包大人，罗进贤以为自己八成是死定啦，没想到包公这时反倒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骂我就可以证明那把伞确



实是你的。”

这下邱一所可急了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方才明明是他无理与我抢伞，见大人没有把伞判给他，不甘心，所以才轻易辱骂大人啊！”

“住口！你这无赖，还想骗我吗？”包公瞪着邱一所怒喝，“我是故意扯破伞来试试你们的，否则，我们还得为了这种小事还去找证人。”

于是，包公命邱一所赔偿罗进贤一钱银子，并命差役痛打邱一所十大板，就此结案。

知道这件事的老百姓都说，包大人真厉害，没有证人也能判定真伪。





破

绽

广东潮州府揭阳县有一个人名叫赵信，他有一个好朋友，叫作周义。

有一天，周义约赵信一起到京城去采买一些布匹，运回潮州来卖。两人一起去租了一条船，约好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出发。

到了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赵信就来了，上了船之后就径自坐在那儿打瞌睡。船主张潮是一个歹毒的人，他无意中窥见赵信准备要去京城买布的为数不少的银两，竟起了歹念。见才刚四更，附近根本没有什么人，便悄悄把船撑到深处去，然后一把就把赵



信推到了水里。

可怜的赵信，就这样一命呜呼了。

张潮分了一点银子给船上的水手小柱子，威吓利诱道：“这事算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只要你别声张，就什么事也没有，还可以白得到这些银子，否则，你就和我一样是死罪！”

小柱子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

张潮小声喝令道：“镇定一点！现在你只管照常去睡觉，就当那个倒霉鬼压根儿就没来过，待会儿不管有什么事，都由我来应付！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周义来了。这时，张潮和小柱子都睡得正熟。周义叫醒他们问道：“我朋友还没有来吗？”

小柱子低着头，不敢看周义。张潮打了一个大呵欠，说：“还没哪，不是约好黎明才上船吗？”

周义说：“那我们就等一等吧，他应该很快就来了。”

左等右等，等到天色都大亮了，还是不见赵信的踪影。周义觉得很奇怪，就要求张潮叫他的水手帮忙去催一下。

张潮担心小柱子神色不自然，会露出什么破绽，就自告奋勇：

“还是我去吧！”



张潮来到赵信家，拍门叫道：“三娘子！三娘子！开门哪！”
一连叫了好几声，赵信的妻子孙氏才来开门。

张潮便装模作样地问道：“你们家三官人昨天和周官人一起来租我的船，约好今天黎明就要出发前往京城，现在周官人已经在我船上等了很久，你们家三官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？”

“什么？”孙氏大惊失色，“他很早就出门了啊！怎么会到现在还没到？”

张潮把这个情况回报给周义。周义低下头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觉得事情古怪，立刻下船，放弃了要到京城去做买卖的计划，赶到赵信家，与孙氏一起到处寻找赵信的下落，但是找了很多地方，都没有结果。赵信就好像是突然凭空消失了似的。

周义暗忖道：“很多人都知道赵信与我约好要一起出门做买卖，现在他突然不见了，大家一定都会怪我，我还是赶快先去报官，以求自保吧！”

知县朱一明受理了周义的诉状，把一堆相关人员统统拘来，然后正式升堂。

朱知县先审孙氏：“说！你丈夫到哪里去了？”

孙氏说：“我的丈夫今天很早就吃了早饭出门，后来发生了



什么事，我实在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

朱知县再审船主张潮：“说！赵信到底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呀，大人！”张潮说，“赵信和周义昨天确实是一起来租船，说好今天黎明出发，可是今天清晨只有周义来了，赵信没来呀！周义来的时候，我和我的水手小柱子都还在蒙头大睡哩，后来我们等不到赵信，周义还叫我去赵信家催过。”

小柱子和周义都证实了张潮的说法。

朱知县想了一下，指着周义，凶巴巴地问道：“你们既然相约一起出门去做买卖，身上肯定都带了不少银子。我看一定是你谋财害命，为了假装清白，故意跑到这里恶人先告状吧？”

“冤枉呀，大人！”周义急得大叫，“我和赵信是多年好友，我家的经济状况向来比赵信家好，再说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一起出门，我怎么会对我赵信谋财害命呢？我来报官，实在是担心赵信遭遇不测，想来代他申冤呀！”

孙氏也在旁帮腔道：“今天早上我的丈夫是带了不少银两出门，但是周义与我丈夫的关系向来非常好，我相信他绝不会害我丈夫的，我怀疑是我丈夫到得太早，遇到了坏人……”说着，眼角不经意地向船主张潮扫了一眼。



敏感的张潮立刻察觉到了，马上“先下手为强”，反咬孙氏道：“哼，你怀疑我，我倒还怀疑你哩！今天早上到你家，拍着门，一连叫了好几声，你为什么那么迟才来开门？会不会是当时家里藏了什么情夫，所以才没办法赶紧来开门？我看三官人搞不好就是被你和你的情夫给谋害了吧！”

朱知县询问几个邻居，大家都证实，张潮那天早上到赵信家找人时，确实是拍门大叫，叫了好几声“三娘子”孙氏才来开门。

有一个邻居牛大婶，还透露了一件事，说孙氏其实并不赞成丈夫此番要上京城买布的计划，为此夫妻两人还吵闹了好几天。

牛大婶这么一说，便很容易令人起疑——会不会是孙氏由于气愤丈夫不肯听自己的话放弃这次生意计划，因而心生怨恨，竟对丈夫痛下毒手？

情况似乎一下子变得对孙氏很不利。

孙氏急了：“我是不赞成我丈夫去京城买布，可是他不肯听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！今天早上，船主来我家找人，我没有立刻出来开门，是因为早上我丈夫出门很早，我天不亮就起来为他做早饭，他出门以后，我回去再睡，睡得太熟了，所以开门才迟了。”

可是朱知县已不相信孙氏，他认为船主张潮的分析非常合理，



一定是孙氏伙同情夫谋害了亲夫，竟下令严刑拷打孙氏！

孙氏一个弱女子，哪能经得起这种酷刑，凄厉地大叫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反正我的丈夫一定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！”遂万念俱灰地招认，是自己害死了丈夫。

朱知县还想再拷问孙氏把赵信的尸体藏在哪里，孙氏泪流满面道：“反正人都死了，我也承认是我杀的了，何必还要追问尸体的下落！”

朱知县想想也对，便判定孙氏谋害亲夫，必须偿命，先收押起来，翌年秋天行刑。

转眼就到了翌年夏末。包公遍巡天下，刚好来到潮州府，在翻阅卷宗时，翻到此案，深觉可疑，决定要再问问清楚。

不过，包公并没有劳师动众地把朱知县当初询问过的人统统再拘来，而单单只把船主张潮拘来。

包公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周义叫你去赵信家找赵信，问赵信为什么还不来，你在拍门的时候，照理说应该叫‘三官人’才对，为什么你会一直叫‘三娘子’？”

张潮一听，深感错愕，一时竟答不上话来。

包公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哼，恐怕是因为你知道‘三官人’早



就死了，所以才直接叫‘三娘子’来开门吧！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！大人，冤枉呀！”

包公说：“明明是你谋害了赵信，反而诬陷他的妻子，实在是用心歹毒，还敢不承认！”

张潮这时已恢复了镇定，心想包公就算是很厉害，看出了自己的破绽，但是毕竟只是一种分析，又没有证据，只要自己坚持不承认，包公也拿自己没有办法，因此还是大喊冤枉。

包公下令打张潮三十大板，张潮还是不肯认罪；再打三十大板，张潮仍然咬紧牙关，不认，就是不认！

包公只好下令先把张潮关起来再说。

退堂之后，包公反复研究卷宗，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。

包公派人把事件发生当天，张潮船上的水手小柱子拘了来。

“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包公对小柱子怒喝道，“去年赵信的案子我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，张潮说当天是你把赵信害死的，今天把你抓来，就是准备让你偿命的！”

小柱子听了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，急急忙忙地嚷嚷道：“不！他胡说！他乱讲！明明是他害死了赵信，他还说这事是他一个人做的，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只要别声张就是了，怎么现在居然赖到